

運動和新生

——克爾凱郭爾的重複概念*

Movement and Rebirth: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Repetition

羅欣蓓

LUO Xinbei

作者簡介

羅欣蓓，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UO Xinbei,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uoxinbei2018@outlook.com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petition ser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ulcrum of Kierkegaard's theory of existence. Its establishment marks the shift in modern philosophy from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to the theory of existence,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he genesis of existentialism.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obscur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concept of repetition itself, contemporary academia has not yet adequately addressed this topic. Existing studies are confined to the book *Repetition* while neglecting other key texts such as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nd *Fear and Trembling*. This paper, based on multiple works by Kierkegaard, endeavors to elucidate the dual connotations of repetition and their internal logic, thu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in freedom, faith and the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peti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cerning its unique inspiration for the issue of subjectivity, will provide new avenues for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Repetition, Movement, Rebirth, Freedom, Faith

“重複”是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創造的全新的哲學概念。他在《重複》（*Repetition*）中自信地表示，“中介是個外國詞；重複是個好的丹麥詞，我祝賀丹麥語有了這樣一個哲學術語”。^①“重複”的丹麥文名詞為“Gjentagelse”，動詞為“gjentage”。從構詞來看，“gjen-tage”對應於英文“re-take”。《重複》的英譯者，如勞瑞（Walter Lowrie）^②、洪夫婦（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和皮蒂（M. G. Piety）^③，均將“Gjentagelse”譯作“repetition”；中譯者（京不特和王柏華）則將“Gjentagelse”譯作“重複”；王齊在論文中曾將它譯作“再現”，後改譯為“重複”。^④

《重複》一書的副標題為“實驗心理學的一次嘗試”。在書中，克爾凱郭爾不是科學地解釋“重複”概念，而是從心理學和美學的角度來描摹和彰顯，他將這一概念放置於不同的個體和情境中，任

*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2025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成果。[Supported by the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Funded Programs 2025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①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trans. & ed.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9. 本文中未註明譯文來源處均為筆者自譯。

^② Søren Kierkegaard, *Repetition: An Essay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rans.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③ Søren Kierkegaard, *Repetition and Philosophical Crumbs*, trans. M. G. P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王齊表示，“過去我傾向於用‘再現’來與克爾凱郭爾的概念Gjentagelse/Repetition相對應，取丹麥詞根Gjen-（英文對應為Re-）中‘再’、‘又’的意思，認為‘再現’既不失原意，又比‘重複’多了‘創造’的意蘊。但現在看來，這種理解顯然錯失了克爾凱郭爾在強調‘人生就是重複’時的附加條件——每一次重複都帶着最初的新鮮感。”參見王齊：《生活在此處：對話劇〈在變老之前遠去〉克爾凱郭爾式的解讀》，《社會科學家》，2017年第12期，第149頁。[WANG Qi, “Living Here: A Kierkegaard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ama ‘Leaving Before Growing Old’,” *Social Scientist*, no.12(2017): 149.]

它在各種誤解中向前發展。^①由此一來，分辨“真正的重複”和只是拿來消遣的、被當作玩笑的重複，就變得無比困難。此外，克爾凱郭爾從未成體系地正面闡明“重複”概念的內涵，他的討論總是謎語般的只言片語，如“重複是形而上學的興趣所在，但它也令形而上學擱淺”、“重複是各個倫理觀的密碼口令”、“重複對於每個教義上的問題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②如瓦爾特·勞瑞所言，在克爾凱郭爾的所有概念裏，沒有哪個概念比重複更重要，但也沒有哪個概念如重複這般令人費解。^③這一點，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目前，國內外關於克爾凱郭爾“重複”概念的研究可分為三類：一是從《重複》的文學敘事出發，細究角色關係與故事細節^④，但易忽略其哲學深度；二是破解克爾凱郭爾的“重複”謎語^⑤，但較難還原概念的全貌；三是對比“重複”與其他哲學概念，如瞬間、柏拉圖（Plato）的回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運動、黑格爾（G. W. F. Hegel）的中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永恆輪迴、德

^①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302. 尚杰把克爾凱郭爾的寫作生動地描繪為“在思想的真實虛構中冒險與嘗試”或“即興感受的某種冒險”。參見尚杰：《悖謬的存在與重複：克爾凱郭爾式的反思方式》，《浙江學刊》，2023年第3期，第37-38頁。[SHANG Jie, “The Existence and Repetition of Paradoxes: A Kierkegaardian Style of Reflectio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3(2023): 37-38.]

^② Sø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Anxiety*, trans. & ed. Reidar Thomte and Albert B. Ander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8.

^③ Walter Lowrie, *Kierkegaard*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62), 634.

^④ 比如埃瑞克·齊奧科斯基，他詳細解讀了書中兩位主角的故事，最終說明“重複的不可能”，見於【美】埃瑞克·齊奧科斯基：《奧古斯丁〈懺悔錄〉和克爾凱郭爾〈重複〉中的逃離和迴避：一個普遍母題的兩種例證（下）》，饒靜譯，《基督教文化學刊》，2018年第2期，第231-256頁。[Eric Ziolkowski, “Fleeing and Escape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 and Kierkegaard’s Repetition: Two Instantiations of a Universal Motif (Part II),” trans. RAO J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2(2018): 231-256.]

^⑤ Cf. Edward Mooney, “Repetition: Getting the World Back,”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ierkegaard*, eds. Alastair Hannay and Gordon D. Marin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82-307; Ryan Kemp, “Repetition,” in *Kierkegaard’s Concepts Tome V: Objectivity to Sacrifice*, eds. Steven M. Emmanuel, William McDonald and Jon Stewar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6), 225-230.

勒茲（Gilles Deleuze）的重複等^①，儘管能澄清其哲學史脈絡，卻未充分探討克爾凱郭爾原本的思想。現有研究的共同局限在於，大多集中在《重複》一書而忽視了其他關鍵文本，尤其是《哲學片斷》（*Philosophical Fragments*）和《恐懼與戰慄》（*Fear and Trembling*）。有鑒於此，本文力圖整合克爾凱郭爾的多部作品，闡釋重複概念的雙重內涵及其內在關聯，填補現有研究的空白。我們認為，“重複”指向了克爾凱郭爾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深刻批判和主動回應，無論是在他的思想整體中，還是在哲學史上都有其獨特的地位和價值。

^① 成果突出的有如：鄧定，他在對於克爾凱郭爾的瞬間觀念的研究中探討了重複的含義。見於鄧定：《克爾凱郭爾的“Øieblik”（“瞬間”）觀念》，《浙江學刊》，2015年第5期，第20-28頁。[DENG Ding, “On Kierkegaard’s Øieblik,”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5(2015): 20-28.] 尼爾斯·內曼·埃里克森，他基於重複和回憶的區別而重構了克爾凱郭爾的重複範疇。Cf. Niels Nymann Eriksen, *Kierkegaard’s Category of Repetition: A Reconstruction*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00). 喬治·斯塔克，他從倫理學的角度討論了克爾凱郭爾的重複和亞里士多德的運動間的關聯。Cf. George J. Stack, “Aristotle and Kierkegaard’s Existential Eth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2, no. 1(1974): 1-19. 克萊爾·卡萊爾，她有關於克爾凱郭爾的重複和尼采的永恆輪迴間的契合和差別有獨到的見解。Cf. Clare Carlisle, “Repetition and Recurrence: Putting Metaphysics in Motion,” in *The Edinburgh Critical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ed. Alison Ston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4-313. 孫倩雯，她將克爾凱郭爾的重複和尼采的永恆復歸學說同歸於實存論的重複。見於孫倩雯：《克爾凱郭爾與尼采的重複哲學：論重複與永恆復歸》，《外國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第196-224頁。[SUN Qianwen, “Kierkegaard and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Repeti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petition and Eternal Retur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1(2024): 196-224.] 約翰·卡普托，他將激進的解釋學這一全新的解釋學範式向前追溯到了克爾凱郭爾的重複概念。Cf. John D.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Repetitio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ermeneutic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35. 李河對於這一解釋學的轉向有所討論，見於李河：《Repetition與激進解釋學的理論取向》，《哲學研究》，2010年第4期，第63-70頁。[LI He, “Repeti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Radical Hermeneutic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 4(2010): 63-70.] 安德魯·M·詹波爾·潘辛格，近年來他卓有成效地在克爾凱郭爾和德勒茲間開展對話，對比了他們的重複概念，並由此論證了二者哲學思想中的共同點。Cf. Andrew M. Jampol-Petzing, *Deleuze, Kierkegaard and the Ethics of Selfhoo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 40-76.

一、回憶與中介：克爾凱郭爾對傳統形而上學運動觀的批評

個體生存，尤其是個體生存中的自由問題，和古老的運動問題息息相關。傳統的形而上學輕視運動，自巴門尼德（Parmenides）以來，哲學家們的普遍傾向是將存在凌駕於生成、理性凌駕於自由。由此一來，生成不可避免地被存在消解，而自由總是受制於理性。克爾凱郭爾決心向這絕對理性的形而上學發起挑戰，他的目標是個體生存中真正的運動和自由。柏拉圖的“回憶”和黑格爾的“中介”是傳統形而上學中最典型的兩個運動方案，克爾凱郭爾在《重複》中分別對二者進行了批評，並將“重複”確立為個體生存中真正的運動。

（一）回憶：逃避的運動

在《重複》的開篇，克爾凱郭爾這樣寫道，“重複和回憶是相同的運動，只是方向相反；被回憶的東西已經存在，向後地被重複；然而，真正的重複是向前地被回憶”。^① 回憶和重複都是朝向真理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相同的運動”，克爾凱郭爾宣稱，“如果沒有回憶或重複的範疇，全部的生活就會消解在空洞無物的喧囂裏”。^②

然而，回憶和重複指向的是不同的真理。回憶“向後地”指向“已經存在”的真理，即普遍有效的客觀真理。在柏拉圖的“回憶說”中，真理存在於永恆的理念世界，我們原本就從中而來：靈魂在完成受造後，與神一同巡遊理念世界，那時它擁有全部的真理。^③ 只

^①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131.

^② Ibid., 149.

^③ 劉小楓：《柏拉圖四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329頁。[LIU Xiaofeng, *Bo la tu si sh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329.]

是在到達現實世界時，靈魂由於和身體的結合才遺忘了這些真理。從而，個體的任務是在自身內回憶起“已經存在”但被遺忘的真理，“向後地”返回理念世界。

與此相反，重複“向前地”指向未來的真理——它是個體生存中的主觀真理。在克爾凱郭爾看來，主觀真理是和我們的現實生活相關的活生生的真理，與其相對的是沒有生命的真理。^① 儘管主觀真理是“為我的真理”^②，並不具備普遍有效性，但它並不指任性地相信我所喜歡的任何事情，而是表示真誠、真實和忠實的生活，它和忠實於自己或上帝的問題有關。^③ 這種真理不單表現在觀念中，而且要在實踐中不斷去追求和實現，它和重複的內在決定相關，所以我們總要“向前地”贏得這未來的真理。

這樣一來，回憶就並非真正的運動，而只是一種逃避：向理念世界返回，從而逃避現實的生活。克爾凱郭爾評價道，“回憶帶來不幸；假設他給自己時間去生活，而不是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立即想要找個借口，比如，他忘了甚麼東西，去悄悄地再次溜出生活”。^④ 如果個體想要用“忘了理念”這個借口從現實生活中溜走，這是他生存的不幸。

（二）中介：虛假的運動

眾所周知，黑格爾企圖用“中介”學說來解決形而上學中的運動問題。但在克爾凱郭爾看來，所謂的“中介”只是虛假的、內在性的運動，“重複”才是真正的、超越性的運動，“現代哲學不作任何運動，它通常只是騷動，如果它真有運動的話，那總是在內在性中運動，然而，重複是並且持續是一種超越性。”^⑤

^① John D. Caputo, *How to Read Kierkegaard* (London: Granta Books, 2007), 13.

^② Søren Kierkegaard, *Papers and Journals: A Selection*, trans. & ed. Alastair Hanna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96), 32.

^③ Clare Carlisle, “Repetition and Recurrence: Putting Metaphysics in Motion,” 297.

^④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131.

^⑤ *Ibid.*, 186.

具體而言，黑格爾的“中介”所表達的只是概念間的抽象運動。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一個概念先產生它的對立面，而後這一對概念經由“中介”又產生新的概念，例如“存在”產生它的對立面“無”，然後它們被中介而有“轉變”。這樣一來，一個概念就能夠“運動”成為其它概念。^①但在這個“運動”中，新概念早已包含在舊概念中，黑格爾所做的只是將它們推導出來：經由對設，從“存在”中推導出“無”，再從“存在”和“無”的關係中推導出“轉變”。從而，沒有真正新的東西；並且這一概念的“運動”是必然的：如果確定了“存在”，那必然會得到“無”和“轉變”。在這個意義上，中介是虛假的、內在性的運動。

在給海伯格（Johan Ludvig Heiberg）^②的回信中，克爾凱郭爾多次表達了擔憂：黑格爾企圖通過“中介”將運動帶到邏輯中，這不單在邏輯中造成了誤解，還會破壞自由。“中介根本無法被應用在自由的領域……中介已在邏輯的領域中造成誤解——它將運動和邏輯相連。在自由的領域，中介亦已造成破壞，這是由於它原本來自於邏輯領域，從而它令運動的超越性變成了幻覺。”^③

為了避免“中介”引發的錯誤，我們最好遵從克爾凱郭爾的主張，嚴格區分“思想（或邏輯）的領域”（the sphere of thought）和“自由的領域”（the sphere of freedom）。這一區分最早見於巴門尼德，後者將“本質世界”和“現象世界”相區分，認為本質世界永恆不變，而現象世界運動變化；只有本質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在巴門尼德的基礎上，柏拉圖又區分了“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認為

^① Jon Stewart, *Kierkegaard's Relation to Hegel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3.

^② 約翰·路德維格·海伯格（Johan Ludvig Heiberg, 1791-1860），丹麥著名的黑格爾主義者，克爾凱郭爾在世時的主要論敵。海伯格原本是克爾凱郭爾的忠實粉絲，他滿懷讚許地評論了《非此即彼》和《重複》。但在克爾凱郭爾看來，海伯格對“重複”的解讀完全錯誤，他在日記中寫作了給海伯格的回信。

^③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308.

永恆而絕對的理念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原因和根據，後者由前者派生而來。克爾凱郭爾所謂的“思想的領域”和“自由的領域”即對應於本質世界和現象世界、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在他看來，邏輯、自然和歷史屬於“思想的領域”，“必然性”在這裏具有統治地位——所以中介有它的有效性，^①而無所謂運動。^②與此相對，在“自由的領域”，克爾凱郭爾確立了全新的“重複”概念來表達真正的運動，在這裏，新事物不再由內在性、而是由於超越性出現——“在邏輯中，當可能性經由思想的內在性將自身決定為現實性時，我們只是通過討論運動和轉變，打擾了邏輯進程的沉默的自我封閉。但在自由的領域，可能性依然存在，現實性作為超越而出現。”^③

現在，我們能夠理解克爾凱郭爾所說的，“重複是形而上學的興趣所在，但它也令形而上學擱淺”。傳統的形而上學討論了運動的問題，卻沒能給出正確答案。柏拉圖的“回憶”和黑格爾的“中介”作為兩個典型的運動方案都沒有實現真正的運動：回憶是一種逃避，而中介則完全是虛假的運動。真正的運動在本節已有所表露：它屬於自由或生存的領域，並且要求個體在現實世界中向着未來推進。為此，克爾凱郭爾轉向了對於“重複”的新解釋。

二、重複：真正自由的運動

克爾凱郭爾討論了適用於不同範圍的“重複”，同時分三步將它限定在個體的自由精神裏。他首先區分了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自然中的重複體現為周期性的規律，如太陽每天的東升西落，^④顯然它不

^① Søren Kierkegaard, *Either/Or Part II*, trans. & ed.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3-174.

^②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308.

^③ *Ibid.*, 309-310.

^④ *Ibid.*, 286.

是生存論關注的對象；其次，他又把精神區分為個體精神和世界精神。儘管世界精神的重複和自然中的周期性重複相區別——前者包含着發展^①，但它卻無法解釋生存論中的自由問題；何況世界精神的發展已是眾所周知的常識，本就不需要再多說明；^②最後，克爾凱郭爾將個體精神區分為有限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前者是機智的，它和重複的關係是沉思的；^③只有“自由的精神”才在誠摯中將重複和運動關聯起來，將它當作個體性自身的發展。^④值得注意的是，克爾凱郭爾的“精神”不同於傳統心身二元論中的心靈。在他看來，心靈和身體相對立，屬於非物質的部分；然而個體並非分裂的心靈和身體，而是二者的綜合。所以存在一個“第三”，心靈和身體通過它而綜合，這個第三就是“精神”。^⑤

克爾凱郭爾關於“重複”的哲學內涵的詮釋集中在《重複》和《哲學片斷》的兩段話中。在前一本書中，克爾凱郭爾規定了“重複的辯證法”：

重複的辯證法很簡單，那被重複的東西已經存在，
否則的話，它無法被重複，但正是它已經存在的事實，
讓重複成為那新的東西。^⑥

在《哲學片斷》的章節“間奏曲”中，克爾凱郭爾又討論了“生成”：

如果生成的東西在生成的變化中本身不是保持不變，
那這生成就並非（我所說的）生成……如果在生成

^①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309-310.

^② Ibid., 311.

^③ Ibid., 290-291.

^④ Ibid., 315-316.

^⑤ Sø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Anxiety*, 85.

^⑥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149.

中，形式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那生成的不是這個形式；但如果形式生成了卻沒有發生變化，那生成的變化是甚麼呢？這變化不在於本質，而在於存在，是從非存在到存在（的變化）。但這被生成的東西拋棄的非存在應當存在，否則的話，“生成的東西在生成中不會保持不變”……這樣的實為非存在的存在是可能性，而這樣的存在的存在實際上是真實的存在或現實性，從而，生成的變化是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①

重複即生成，“被重複的東西”或“生成的東西”有兩個特點：其一，它“已經存在”而總是“舊的東西”；^②其二，它在生成的變化中本身保持不變。克爾凱郭爾用“形式”和“（形式的）本質”指示它。被重複的東西即是個體的本質規定性——它不是普遍的客觀真理，而是獨特的主觀真理；它的形式是觀念，並且在個體生成的變化中保持不變。

然而，個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重複中如何能成為“新的東西”呢？這個問題，《重複》沒有給出答案，幸運的是，《哲學片斷》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如引文所論，首先，生成的變化是從“非存在”到“存在”的轉變。“這變化不在於本質，而在於存在”是在說，生成的變化不在於個體的本質規定性——它在生成中保持不變，而在於本質在個體中的存在狀態。生成的變化是本質在個體中從非存在到存在的狀態轉變；其次，生成的變化是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克爾凱郭爾將本質在個體中的非存在狀態即“非存在的存在”稱作“可能性”，將存在狀態即“存在的存在”稱作“現實性”，從而將生成的變化理解為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很明顯，第二個表達

^① Søren Kierkegaard,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nd Johannes Climacus*, trans. & ed.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3-74.

^②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132.

受到了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它和《物理學》（*Physics*）中對運動的描述一致：潛能的實現即是運動。^①

克爾凱郭爾為何偏愛亞里士多德的運動概念和模態範疇？這裏的關鍵在於自由。如前所述，克爾凱郭爾假設了兩個實在的領域：思想的領域和自由的領域——即哲學和生存的領域，二者有絕對的區別。哲學討論“本質”的規定性，“必然性”的範疇表達本質的規定性，所以它屬於哲學的領域；生存討論“存在”的規定性，各種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範疇恰好能表達這兩種不同的存在狀態，所以它們屬於生存或自由的領域。^②克爾凱郭爾直接運用亞里士多德的“可能性”和“現實性”概念，其目的是要暗中將重複的運動歸於生存和自由的領域。

綜上，我們這樣來定義“重複”的運動：個體不斷通過自由的選擇在自身中例示^③他的本質規定性，本質由此在個體中發生了從非存在到存在、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

三、重複的困境：普遍倫理與例外

克爾凱郭爾並不滿足於“重複”的哲學內涵，而是繼續討論了它在生存論中的應用。^④本文的第三、四部分即專注於此。第三部分討

^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9頁。[Aristotle, *Physics*, trans. ZHANG Zhu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69.]

^② Søren Kierkegaard,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nd Johannes Climacus*, 74-75.

^③ “例示”（*instantiate*）的說法見於Håvard Lokke and Arild Waaler, “Physics and Metaphysics: Change, Modal Categories, and Agency,” in *Kierkegaard and the Greek World Tome II: Aristotle and Other Greek Authors*, eds. Jon Stewart and Katalin Nu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6), 30.

^④ 克爾凱郭爾有關“重複”概念的哲學討論並不一定在時間上先於、而是在邏輯上先於它的生存論探索。他創作《非此即彼》（1843）的時間實際上要早於《重複》（1843）和《哲學片斷》（1844）。如本文引言所述，克爾凱郭爾的作品中存在各種形式的“重複”概念。吉爾·德勒茲敏銳地察覺到，有三種不同形式的重複能夠與克爾凱郭爾所論的三個生存階段——審美、倫理和宗教的階段相對應。Cf.

論重複在個體生存的倫理階段中的應用及其困境，第四部分接着討論克爾凱郭爾對於倫理困境的解決及其向宗教階段的過渡。

在生存的倫理階段，“重複”的運動意味着：個體不斷通過自由的選擇在自身中例示倫理的本質或觀念，倫理的本質由此在個體中發生了從非存在到存在、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非此即彼》（*Either/Or*）中的威廉法官（Judge William）就是倫理重複的典型。

倫理的重複包含兩個遞進的選擇。威廉法官指出，第一個選擇是最基本的選擇，它不是選擇任何具體的東西，而是選擇“選擇”，即“現在不是在談論選擇某種東西，不是在談論那被選擇的東西的實在性，而是談論這‘去選擇’的實在性”。^①這是介於“去選擇”和“不去選擇”間“非此即彼”的選擇。選擇“選擇”就是選擇倫理的生活，這裏有誠摯；選擇“不選擇”，或拒絕選擇，就是選擇審美的生活，這是種無所謂的態度。^②第二個選擇是具體的選擇，即自由地選擇自己成為“這一特定的個體”。^③威廉法官指出，這種選擇有兩個基本的特性，連續性和普遍性。首先，選擇要有連續性，個體“只有

Gilles Deleuze, *What is Grounding?*, trans. Arjen Kleinherenbrink (Grand Rapids: &&& Publishing, 2015), 77-78. 但考慮到克爾凱郭爾自己表示，審美的重複只是一種玩笑的、而不是真正的重複，故筆者只在腳注中作出說明。在審美階段，個體追求的是快樂（事件）的重複——這是自然的、而不是精神的重複。克爾凱郭爾在《非此即彼》中所討論的唐璜（Don Juan）和“輪作法”都與這種審美的重複相關。而《重複》一書中，假名作者康斯坦丁（Constantin Constantius）的心理學實驗則是它最好的例證。康斯坦丁第二次前往柏林，他想要重複自己在從前的柏林旅行中所體驗的快樂。為此，他住同樣的旅館、看相同的演出、前往同樣的咖啡館喝咖啡……但最終卻遺憾地發現，從前帶給他快樂的那些事物如今都發生了變化，他完全沒能體驗到相同的快樂，這裏根本沒有重複！Cf.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131-174. 由此可見，審美的重複是不可能的，個體無法在流變的時間中原封不動地復制快樂的全部條件，而注定會絕望。

^①【丹麥】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京不特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27頁。[Søren Kierkegaard, *Either/Or Part II*, trans. JING Bute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227.]

^② 同上，第228-229頁。

^③ 同上，第304頁。

當他在連續性中選擇自己的時候，他才能倫理地選擇自己”。^①連續性意味着，個體要不斷地做出相同的選擇，選擇不是任性的玩笑，而是“連續”的任務；其次，選擇具有普遍性，個體所選擇的總是普遍的倫理本質或觀念，如“去結婚”或“去工作”。那麼，個體如何才能實現普遍的倫理本質？威廉法官指出，個體是個別和普遍、偶然和本質的綜合，他的普遍和本質體現在其理想的自我中；個體的倫理任務就是要實現理想的自我，成為普遍的和本質的。^②

克爾凱郭爾並不反對倫理的重複，因為它確實體現了個體性的發展。但和威廉法官的美好期許不同，克爾凱郭爾堅持認為，倫理重複的結局總是絕望。個體是個別和普遍、偶然和本質的綜合，這種綜合葆有矛盾的雙方；但倫理的任務要求個體不斷在自身中例示普遍的倫理本質，從現實的自我完全轉向理想的自我、從個別和普遍的綜合完全轉向普遍、從偶然和本質的綜合完全轉向本質——這在根本上背離了個體的本性：個別和偶然的東西總是會湧現出來，個體將在內在的矛盾中走向絕望。

克爾凱郭爾在《重複》中生動地描繪了這種倫理的絕望。青年起初擁有美好的愛情，他向女孩表白並得到回應：“他的愛健康、純粹、堅實……他充滿愛意。恰如葡萄長至完美時，通體晶瑩透亮，果汁從細小的裂紋中滲出；恰如果實熟透，果皮就會裂開，愛在他的身體裏迸發出來。”^③這時倫理的重複要求青年堅守愛的承諾，並給它婚姻的保證。但不幸的是，原本潛存在青年內部的詩性很快地被喚醒，青年提前走到了愛情完成的地方，並將他的愛情當作完整的東西來“回憶”。青年實際上否定了女孩的他異性：女孩本是外在於青年的現實的存在——她是自發的和偶然的，但她先是被犧牲，“如果那

^①【丹麥】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2009年，第312頁。

^②同上，第315-318頁。

^③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135.

女孩明天死去，也不會有甚麼本質的差別；他還是會撲倒在椅子上，滿眼淚水，吟誦這些讚美愛情的詩句”^①；然後在回憶中，女孩被當作青年自我的一個環節而回歸，“她是喚醒他的詩性的偶因……從而，他只愛她，永遠不會忘記她，永遠不會想要去愛別的女孩，但他停留在不斷去思慕她。她被拉進他的整個存在；有關她的回憶永遠鮮活”。^② 青年淪落到無從解決的困境中，“我的整個存在在自相矛盾中發出吶喊。我變成了有罪的，這是如何發生的？或者，我是無罪的嗎？那為甚麼所有的語言都將我稱作有罪的？”^③ 青年的詩性本質讓他的愛無法用婚姻來表達，如果他和那女孩結婚，這將會摧毀她，那他實際就是有罪的；但如果他不結婚，語言或普遍倫理無論如何還是會將他判定為有罪的。青年的生命停留在這困境中，無法再做出任何現實的運動。

故事的最後，青年成為了例外。女孩訂婚的消息將他從倫理的困境中解救出來，他表示，“我又成了我自己，我又有了這個‘自我’……我的存在中的分裂愈合了”^④；他在苦難中變得智慧、成熟，他的詩性得到了釋放。伯金斯（Robert L. Perkins）樂觀地將青年所獲得的精神發展視作真正的希望，“真正的希望在於我們借不同的途徑、在不同的生存階段中再次獲得我們自己……生活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階段被刷新”。^⑤

但是，克爾凱郭爾真的支持個體從倫理的生存返回到全然審美的生存中嗎？審美的例外相對於普遍倫理有真正的合法性嗎？並非如此。首先，克爾凱郭爾認為，只有在倫理的誠摯中才有選擇的自由，審美的無所謂並非真正的自由。審美的生存想要脫離倫理的束縛，而

^①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136.

^② Ibid., 138.

^③ Ibid., 200.

^④ Ibid., 220.

^⑤ Robert L. Perkins, *International Kierkegaard Commentary: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7.

拒絕做出任何非此即彼的選擇，只是在各種選擇間輕鬆快速地掠過。但在克爾凱郭爾看來，個體無法無限期地逃避連續性，拒絕選擇後，他最終還是會在倫理的圍捕中走向崩潰；其次，審美的例外沒有真正的合法性。女友的訂婚消息將青年從當前的倫理任務中解救了出來，但這種偶然的機會無法證成審美的例外相對於普遍倫理的合法性。青年依然是倫理生活的失敗者，他無法返回倫理，而只是停留在審美的階段。在《重複》的最後，克爾凱郭爾指出：審美的例外並不高貴，但卻暗示了宗教的例外，只有後者才是最高的例外，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只有在個體生存的宗教階段，倫理重複的困境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①在那裏，“重複”呈現出它的第二重內涵——新生。

四、最高的重複：宗教的新生

在致海伯格教授的回信中，克爾凱郭爾點明了《重複》背後所潛藏的東西：最高的重複是宗教的重複^②——“重複所要指向的是宗教性的東西，這在許多方面都得到了暗示和充分的表達”，“重複表示贖罪，這是它最深刻的表達”，“重複是超越的和宗教的、是經由荒謬而實現的運動，它發生在個體達到那奇妙的邊界時”。^③《重複》中無辜受難的約伯（Job）和《恐懼與戰慄》中獻祭兒子的亞伯拉罕

^① 約翰·達文波特注意到了倫理和宗教階段間這一內在的連貫性，他明確表示，克爾凱郭爾的信仰運動總共包含六個環節：倫理理想、倫理理想的障礙、無限棄絕、神聖的應許、荒謬和權威。Cf. John Davenport, “Eschatological Faith and Repetition: Kierkegaard’s Abraham and Job,” In *Kierkegaard’s Fear and Trembling: A Critical Guide*, ed. Daniel Conw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82-83.

^② 克爾凱郭爾在《最後的、非科學性的附言》一書中區分了宗教A和宗教B：宗教A是普遍性的宗教，虔誠的異教徒即能夠實現它；但宗教B是真正的基督教——本節的“宗教”都是在宗教B的意義上作討論的。Cf. Julia Watki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Kierkegaard’s Philosophy*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1), 212.

^③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313.

(Abraham) 都是宗教重複的典範。事實上，《恐懼與戰慄》與《重複》本就密切相關，克爾凱郭爾在1843年同時寫作並發表了這兩本書。不單如此，兩本書在內容上亦首尾相繼：《恐懼與戰慄》的結尾是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和埃利亞學派關於運動的爭論，而《重複》的開頭沿續了相同的主題。因此，我們最好將這兩本書當作一個整體。正是在《恐懼與戰慄》所論的亞伯拉罕的故事中，“重複”概念的第三重內涵才得到了最完整、成熟的表達。有鑒於此，本節的討論從亞伯拉罕的故事來展開：先談亞伯拉罕的獻祭行動，再談上帝的歸還。

(一) 棄絕倫理

根據《聖經·創世記》的記載，上帝應許年邁的亞伯拉罕得子，隨後又命令亞伯拉罕獻祭兒子以撒 (Isaac)。亞伯拉罕聽到了上帝的獻祭命令，“你帶着你的兒子……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當即開始行動：他“清早起來”，做好全部的準備，“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第三日，亞伯拉罕來到神所指示的地方，他按部就班地築壇、擺柴、捆綁以撒，而後“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創世記》18-22）。

亞伯拉罕已經將自己的全部身份都集中於對單個倫理理想的承諾，即他對兒子以撒的父愛——他的整個靈魂都愛着以撒^①；但在聽到上帝的獻祭命令後，他毅然放棄自己的倫理理想，放棄了他對於兒子的愛。這種放棄，克爾凱郭爾稱作“無限棄絕”的運動。

亞伯拉罕並不是悲劇英雄，他的獻祭行為完全逾越了倫理、無法在普遍倫理的範圍內得到解釋。克爾凱郭爾通過比較亞伯拉罕和三位悲劇英雄強調了這一點。^② 第一位悲劇英雄阿伽門農的形象來自於歐

^①【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慄》，趙翔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年，第97頁。[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 ZHAO Xiang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7), 97.]

^② 同上，第67-69頁。

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劇作《伊菲革涅亞在奧利斯》（*Iphigenia in Aulis*）。阿伽門農統領希臘聯軍出征特洛伊，在狹隘的海港奧利斯，海風全部停息。大祭司表示，這是由於他們觸怒了月亮女神阿爾忒彌斯（Artemis），只有阿伽門農向女神獻出他的女兒才能平息她的憤怒。阿伽門農於是獻出了自己的女兒，希臘聯軍才順利通過了奧利斯港；第二位悲劇英雄耶弗他（Jephthah）來自於《士師記》。耶弗他是以色列的首領，他向上帝許願，如果他贏得戰爭平安歸來，就會獻祭從家門出來迎接他的第一個人。上帝回應了耶弗他的祈求，但悲劇很快到來——在耶弗他回家時，迎接他的是他獨生的女兒。於是耶弗他只能信守承諾獻祭了自己的女兒；第三位悲劇英雄布魯圖斯（Brutus）是羅馬共和國的第一任執政官，他曾領導羅馬推翻了塔昆（Tarquin）。後來塔昆煽動部分貴族青年反叛，布魯圖斯的兩個兒子就在此列。布魯圖斯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和其他的反叛者一同處死，從而捍衛了羅馬的共和制。

克爾凱郭爾指出，儘管這三位悲劇英雄都如亞伯拉罕那樣犧牲了自己的女兒或兒子，但和亞伯拉罕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行為能夠在倫理的範圍內得到解釋，都是為較高的倫理目的才做出犧牲：阿伽門農要擔負起他作為國王的義務，耶弗他要實現他的諾言，布魯圖斯要維繫法律的權威。我們不僅能理解這些悲劇英雄，還由衷地欽佩他們。然而，亞伯拉罕卻完全逾越了倫理。他會如何表達自己的處境呢？“這是上帝對我的考驗。”但“考驗”是普遍倫理所不理解的。普遍倫理會如何評價獻祭兒子的亞伯拉罕？——“按照黑格爾的倫理學，亞伯拉罕應當依謀殺罪交由初級法院審判”。^①

在《最後的、非科學性的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中，克爾凱郭爾回顧《恐懼與戰慄》一書，給予亞伯拉罕

^①【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慄》，第64頁。

對於普遍倫理的棄絕一個宗教性的寓意——“罪”。^①克爾凱郭爾指出，個體懸置倫理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和倫理間的異質關係，“個體發覺自身正處於與倫理的要求正相反對的狀態”。倫理整體隸屬於普遍性，倫理的無限要求存在於每一個瞬間。個體原本想要自由地選擇倫理、完成自己的倫理理想，但他身負的罪破壞了這一自由，“如果自由在這裏發現了一個阻礙，那它存在於自由本身”，“這一破壞要歸因於自由本身……而歸於自由本身的破壞是罪”。^②不單如此，個體無力自行脫離這一負罪的狀態。這種無能不在於他奮鬥的不完滿，“不應與虛弱和不完美相混淆”，而在於個體的有限本性，即他在本質上是個別和普遍、偶然和本質的綜合。為此，他不得不找尋外部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個體對於罪的意識、連同其倫理的絕望成為了“宗教生存的決斷性的起點”。

（二）新生

按照《恐懼與戰慄》的說法，亞伯拉罕儘管棄絕了普遍倫理，卻並不是個殺人犯——而是一位信仰騎士。這如何可能？克爾凱郭爾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首先，亞伯拉罕在無限棄絕的同時，做出了信仰的運動。儘管他遵從上帝的命令去獻祭以撒，但又同時相信上帝決不會違背自己最初的應許，不會真正奪走以撒。無論是在前往摩利亞山的途中，還是在到達山頂之際，他都始終堅信這一點。假如以撒真的成了祭品，亞伯拉罕還是會懷有信仰，相信自己在此世就能得到上帝的賜福——上帝會賜給他新的以撒。^③亞伯拉罕的信仰在理性看來是荒謬的，他獻出以撒，卻還盼望得到以撒——這兩個無法相容的信念怎能被灌注同

^①【丹麥】克爾凱郭爾：《最後的、非科學性的附言》，王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20-221頁。[Søren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WANG Q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220-221.]

^②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320.

^③【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慄》，第39頁。

樣的激情？但在克爾凱郭爾看來，恰恰由於亞伯拉罕在無限棄絕的同時，做出了信仰的運動，他才配成為信仰騎士；其次，上帝歸還了以撒。在亞伯拉罕拿起刀準備殺他的兒子時，上帝取消了獻祭的命令，“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創世記》22:11）。在上帝的歸還中，亞伯拉罕第二次得到了以撒，這時他充滿歡樂，“不需要準備，不需要調整，他在瞬間就再次接受了有限性和它帶來的快樂”。^①克爾凱郭爾強調：在無限棄絕的運動中，個體放棄了全部的有限性，這時他無需外力的幫助。但在信仰的運動中，個體不是放棄、而是接納了有限性，不是失去、而是能夠重歸於有限性——這完全依賴於上帝的作用。^②只是由於上帝歸還了以撒，亞伯拉罕才真正成為了信仰騎士。

至此，個體在信仰中的“新生”直接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體的生存從倫理階段提升到了宗教階段。這是全新的生命階段：“全部的生命和存在都重新開始——並不是通過和先前的存在的內在連續性（這是個矛盾），而是通過超越。這超越將重複和先前的存在區分開來。”^③二，個體和上帝的絕對關係被確立，繼而個體能夠重新確立他和有限世界的關係，從普遍倫理的困境中解脫出來。這時“自由在衝突中宣告了自己的存在”^④，個體不只有選擇的自由，還有充當例外的自由，後者才是最高的自由。

克爾凱郭爾指出，存在對普遍倫理的目的論懸置——這個目的是信仰，有三重具體的表現。首先，個體在信仰中並非普遍性的附庸，而是遠高於普遍性^⑤；其次，在黑格爾的哲學中，外在的、公開的表現

^①【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慄》，第40-41頁。

^②同上，第54-55頁。

^③Sø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Anxiety*, 17.

^④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302.

^⑤【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慄》，第64-65頁。

高於意見或單純的主觀性^①，個體的倫理任務是完全用外在的事物來支配內在的事物。^②但在信仰中，存在與外在性全然不可通約的內在性，這內在性要高於外在性^③；最後，存在對於上帝的絕對責任——即對於上帝意志的表達^④，倫理在其中淪落為相對的東西，個體“將自身與普遍性的關係交由他與絕對的關係來決斷，而不是將自身與絕對的關係交由他與普遍性的關係來決斷”^⑤，信仰在倫理的視域中總是表現為悖謬，而儘管和普遍倫理相背離，個體卻在信仰中獲得了充當宗教的例外的合法性。在和上帝的絕對關係中，個體的特殊性高於普遍性、內在性高於外在性，個體承擔起對上帝的責任，原本陷於困境的道德任務自此重新開始。

現在，我們就能理解克爾凱郭爾多次強調的，“重複表示贖罪——這是它最深刻的表達”。如前所述，亞伯拉罕對於以撒、對於普遍倫理的棄絕的宗教性表達是“罪”；而上帝歸還以撒相應地意味着“贖罪”，個體由此從倫理的困境中被解救出來而重獲“新生”。從而，“重複表示贖罪”真正的含義在於，個體只有通過基督的救贖才得以新生。就此而言，重複還意味着“恩典”：個體自由地選擇了信仰，並不斷做出棄絕和信仰的運動；只是通過上帝的“恩典”，個體才真正地來到了生存的宗教階段，獲得新生。

結 語

克爾凱郭爾在個體生存中確立了全新的運動概念“重複”，將它

①【英】約翰·利皮特：《克爾凱郭爾的〈恐懼與戰慄〉》，郝苑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83頁。[John Lippitt, *Kierkegaard's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 HAO Yuan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2), 183.]

②【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慄》，第85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71頁。

⑤ 同上，第86頁。

指向精神的發展，並借由生存論的探索呈現出雙重內涵：其一，重複意指真正自由的“運動”，它表示個體不斷通過自由的選擇在自身中例示他的本質——這時的本質多指普遍的倫理本質，本質由此在個體中發生了從非存在到存在、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其二，重複意指個體在普遍倫理的困境中通過信仰而獲得“新生”。克爾凱郭爾的“重複”概念衝擊了傳統形而上學的運動觀，將“運動”由體系的恥辱或附屬品轉化為個體在生存中對於本質的主動追求。個體的本質不再局限於普遍性的倫理——如康德（Immanuel Kant）的普遍法則和黑格爾的社會倫理，克爾凱郭爾借由信仰的超越性所確立的本質是能夠與普遍性相對抗的例外。

歷史地看，克爾凱郭爾對於重複概念的確立和發展不只是單純的哲學或神學的努力，還是他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深刻回應。黑格爾主義在丹麥的傳播開始於19世紀20年代，經由海伯格和馬滕森（Hans Lassen Martensen）等的熱烈鼓吹，於19世紀30年代——克爾凱郭爾在哥本哈根大學求學期間達到頂峰。黑格爾絕對理性的體系哲學的盛行，使得個體的生存和自由完全受制於絕對精神或理性的運作。為此，克爾凱郭爾提出適合於個體生存的全新運動概念——“重複”，旨在顛覆包括黑格爾在內的傳統形而上學的知識論的真理觀，確立新生存論的真理觀，高揚個體的自由和激情；其次，在克爾凱郭爾的時代，丹麥的路德教不斷趨於形式化和制度化，信仰成了外在的世俗事務，彷彿只是參加宗教的儀式和宣講就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失去了它內在的矛盾衝突和超越性的維度，已無法支持個體內在的生存和發展。克爾凱郭爾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依託重複概念的第二重內涵“新生”來抬高信仰的價格：信仰的開端不只要借助上帝的恩典，還要求個體懷着恐懼與戰慄不斷做出信仰的努力；同時又增加了信仰的價值：在審美和倫理的生活走向絕望時，信仰能提供新的出路。

克爾凱郭爾是第一位真正關懷個體生存的現代哲學家，他大膽

地宣告了形而上學在生存領域中的失敗，並經由“重複”概念確立了一種面向未來的、真正自由而開放的生存運動，這標誌着他在存在主義運動中的獨特地位。現在，形而上學的辯證法中斷了，我們從世界精神那進步的迷夢中被喚醒，這一不連續性將繼續在尼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的思想中回響。不單如此，“重複”概念直接為德勒茲所繼承，後者借此而構造出了一種全新的、生成性的規範性倫理。回到當下，克爾凱郭爾的重複概念對於我們在今天重新反思現代性的困境具有重要意義。集體“理性”對個體的自由和創造性的壓抑時有發生，個體在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掃蕩中開始拒絕做出任何自主的選擇，多元化的價值反而令個體陷於意義危機……對於這些問題的反思和解決，克爾凱郭爾的“重複”概念將會持續為我們提供新的靈感和鼓舞。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Caputo, John D. *Radical Hermeneutics: Repetitio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ermeneutic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How to Read Kierkegaard*. London: Granta Books, 2007.
- Carlisle, Clare. “Repetition and Recurrence: Putting Metaphysics in Motion.” In *The Edinburgh Critical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Edited by Alison Stone, 294-31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 Davenport, John. “Eschatological Faith and Repetition: Kierkegaard’s Abraham and Job.” In *Kierkegaard’s Fear and Trembling: A Critical Guide*. Edited by Daniel Conway, 79-1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Deleuze, Gilles. *What is Grounding?*. Translated by Arjen Kleinherenbrink. Grand Rapids: &&& Publishing, 2015.
- Eriksen, Niels Nymann. *Kierkegaard’s Category of Repetition: A Reconstruction*.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00.
- Jampol-Petzinger, Andrew M. *Deleuze, Kierkegaard and the Ethics of Selfhoo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
- Kemp, Ryan. “Repetition.” In *Kierkegaard’s Concepts Tome V: Objectivity to Sacrifice*. Edited by Steven M. Emmanuel, William McDonald, Jon Stewart, 225-23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6.
- Kierkegaard, Søren. *Repetition: An Essay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ranslated by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 . *The Concept of Anxiet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eidar Thomte and Albert B. Ander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nd Johannes Climacu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Either/Or Part II*.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Papers and Journals: A Selec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lastair Hanna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96.

- _____. *Repetition and Philosophical Crumbs*. Translated by M. G. P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owrie, Walter. *Kierkegaard*.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62.
- Løkke, Håvard, and Arild Waaler. "Physics and Metaphysics: Change, Modal Categories, and Agency." In *Kierkegaard and the Greek World Tome II: Aristotle and Other Greek Authors*. Edited by Jon Stewart and Katalin Nun, 25-4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6.
- Mooney, Edward. "Repetition: Getting the World Back."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ierkegaard*. Edited by Alastair Hannay and Gordon D. Marino, 282-3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erkins, Robert L. *International Kierkegaard Commentary: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tack, George J. "Aristotle and Kierkegaard's Existential Eth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2, no.1(1974): 1-19.
- Stewart, Jon. *Kierkegaard's Relation to Hegel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atkin, Juli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Kierkegaard's Philosophy*.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1.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Aristotle. *Physics*. Translated by ZHANG Zhu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 鄧定：《克爾凱郭爾的“Øieblik”（“瞬間”）觀念》，載《浙江學刊》，2015年第5期，第20-28頁。[DENG Ding. "Keerkaiguo'er de 'Øieblik' ('Shunjian') guannian" ("On Kierkegaard's Øieblik").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5 (2015): 20-28.]
- 【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慄》，趙翔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年。[Kierkegaard, Søren.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lated by ZHAO Xiang.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7.]
- 【丹麥】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京不特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Kierkegaard, Søren. *Either/Or Part II*. Translated by JING But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丹麥】克爾凱郭爾：《哲學片斷》，王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Kierkegaard, Søre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WANG Q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丹麥】克爾凱郭爾：《最後的、非科學性的附言》，王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Kierkegaard, Søren.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WANG Q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李河：《Repetition與激進解釋學的理論取向》，載《哲學研究》，2010年第4期，第63-70頁。[LI He. “Repetition yu ji jin jie shi xue de li lun qu xiang” (“Repeti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Radical Hermeneutic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4 (2010): 63-70.]
- 【英】約翰·利皮特：《克爾凱郭爾的〈恐懼與戰慄〉》，郝苑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Lippitt, John. *Kierkegaard's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lated by HAO Yuan.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2.]
- 劉小楓：《柏拉圖四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LIU Xiaofeng. *Bo la tu si shu (Plato's Four Erotic Dialogu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 尚杰：《悖謬的存在與重複：克爾凱郭爾式的反思方式》，載《浙江學刊》，2023年第3期，第36-44頁。[SHANG Jie. “Bei miu de cun zai yu chong fu: Keerkaiguo'er shi de fan si fang shi” (“The Existence and Repetition of Paradoxes: A Kierkegaardian Style of Reflectio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3 (2023): 36-44.]
- 孫倩雯：《克爾凱郭爾與尼采的重複哲學：論重複與永恆復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第196-224頁。[SUN Qianwen. “Keerkaiguo'er yu Nicai de chong fu zhe xue: lun chong fu yu yong heng fu gui” (“Kierkegaard and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Repeti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petition and Eternal Retur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1 (2024): 196-224.]
- 王齊：《生活在此處：對話劇〈在變老之前遠去〉克爾凱郭爾式的解讀》，載《社會科學家》，2017年第12期，第146-150頁。[WANG Qi. “Sheng huo zai ci chu: dui hua ju 〈Zai bian lao zhi qian yuan qu〉 Keerkaiguo'er shi de jie du” (“Living Here: A Kierkegaard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ama ‘Leaving Before Growing Old’”). *Social Scientist*, no.12 (2017): 146-150.]
- 【美】埃瑞克·齊奧科斯基：《奧古斯丁〈懺悔錄〉和克爾凱郭爾〈重複〉中的逃離和遁避：一個普遍母題的兩種例證（下）》，饒靜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2018年第2期，第231-256頁。[Ziolkowski, Eric. “Fleeing and Escape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 and Kierkegaard's Repetition: Two Instantiations of a Universal Motif (Part II).” Translated by RAO J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2 (2018): 231-256.]